



在古厝深巷间流连

陈水宝

在茂密的钢铁森林环伺下,晋江青梅山下顽强地生长着一片低矮的红砖古厝群。上百座各具特色的建筑匍匐在世纪大道旁,敞开它的胸膛迎接清风,迎接夕阳,迎接明月,迎接返乡的游子,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走下车,抬头望去,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那一抹红色显得格外的耀眼。中午,太阳将它的强光泄向古厝的屋顶,红砖赤瓦在其照耀下更显得精神。微风轻送,蓬头绿树筛下的缕缕金光在地上翻翩起舞。此时此刻,这一些古厝仿佛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又似乎从未老去。它就像一位年轻的漂亮姑娘引诱着你一步步往前寻幽探胜。

这些古厝依地势而建,高低错落,散乱中不乏整齐,低调而不失内涵,沧桑又不缺韵味,沉静中又有生机。踏着石板路,走进一条又一条的小巷,我仿佛走进了历史。漫步在红砖古厝间,仿佛时光在倒流。高大的古树下,一位老者坐在藤制摇椅上摇着蒲扇,悠悠然进入了梦乡。这一情景唤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进入柳青新宅,点一杯咖啡,在厝角无人处,独自品尝着缓慢的时光。于蔡氏家庙内作一番小憩,聆听着古老而深邃的宫廷音乐,细品着以家训为主题的格言,一种情愫在发酵,发酵成一种很醇厚的对于故土的思念。时光不停飞逝,春夏秋冬不断更替,一年又一年,这里一直保留着花开花谢、波澜不惊的悠闲姿态。

沿着阶梯上上下下,从门前来到屋后,从大街走到小巷,茫然然我似乎进入了迷宫。定睛细看,石鼓石椅石枕,雕刻精美。梁枋木雕梁裙,鑲金错彩,十分华丽。燕尾屋脊,红砖红瓦,高大的罗马柱,精细的雕梁画栋,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展现着往日的气派。抚摸着那一块块红砖,仰望着那一条条燕尾脊,触碰着那一根根罗马柱,仿佛抚摸着清风明雨和民国的烟云,仿佛触碰着革命的战火。亭台、楼阁、花木、池塘、牌坊、罗马柱……在五店市,时光与美好在这里停留,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织,东方与西方在这里汇聚。

走出古厝的后门,进入一条深深的小巷。我想象着童年游戏的场景。我的耳畔似乎响起我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话语。那些下南洋谋生的游子,或许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也会想起那条小巷、那棵古树、那缕炊烟,以及小时候的玩伴。或许,这就是乡愁,这就是古厝存在的意义。对面一位红衣女子撑着遮阳伞悠悠地走过我身边,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我已不再年轻,我已不再期待邂逅。但在这小巷之中,这种邂逅,这种偶遇,更有一种别致的情味。

走出小巷,走回车内,那抹红色却依然在我脑中盘旋不去。



留婉珍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早在商朝,瓷器就被我们的祖先造了出来,欧洲到16世纪才掌握制瓷技术,比我们晚得多。中国的瓷器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流传全世界,因此外国人以瓷器称中国,英文单词“china”既是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

这段历史曾使我着迷。

今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3处遗产点在晋江,其中一处遗产点——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与瓷器有关。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窃喜之余,我重新审视家里的碗、盘、碟、瓶、罐、瓷。

张扬炫目的彩瓷花瓶、色泽淡雅的青花瓷碗、古朴粗犷的绿釉米瓮……瓷器上的图案非常丰富,有惟妙惟肖的动物、变幻灵动的文字、清新飘逸的花卉……然而,它的玄奥、广博岂是我一个凡夫俗子能精通得了的。

先瞧瞧我卧室里的彩瓷花瓶。出生年份:清朝末期;籍贯:江西景德镇。花瓶是圆形的,洁白无瑕的背景上绘制几朵怒放的红牡丹,雍容华贵,红、黄、绿三色搭配巧妙。瓶底篆刻印章“景德镇制”。这个彩瓷花瓶是祖母留下来的。记得年幼时,父母整天忙不过来,没时间带我,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听祖母讲这个彩瓷花瓶是她的嫁妆。彩瓷花瓶陪着祖母从老屋搬到了我父亲建的两层石头楼房,三年前两层石楼房被我弟弟拆了,翻建成四层的钢筋混凝土房。拆石头楼房时,很多瓶瓶罐罐散落一地,我赶紧把这个彩瓷花瓶抢救回来,因为我从小就和它结下深深的情缘。

2011年初春,我和夫君离开东石大家庭,来到永和小镇自立门户。婆婆拿出一堆陪伴她一生的碗碟和一个绿釉大米瓮,叫我们带到永和小镇。我把这些碗碟束之碗柜,从未仔细看过它们,至今已有十年光阴了。直到这个暑假,我打开碗柜,一尊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碗先把我的魂勾走了。我捧起它,如同捧起了一园春色。青花瓷的碗口绘花莲瓣纹,呈八角弧形;外壁的图案是一株兰花和两朵菊花,构图疏密有致,素而不浊,淡而含蓄;碗底有活泼俊秀的行楷印章“云和”。这时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从唐朝传来;“玲珑剔透万般好,静中见动青山来”,乾隆皇帝的七言绝句也从清朝飘过来。历史的烟云吹散了恩怨恩怨,淹没了金戈铁马,青花瓷碗仍旧春光明媚,芳香袭人。

可惜的是,对于碗底“云和”二字,我迷惘了。前年的寒冬,96岁高龄的婆婆走了,我们经历了一场悲痛的人生离别。我只能问夫君,“云和”作何解释。他哑然,我只好找“度娘”。嗨,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青花瓷碗是个明末清初的“古董”呢!在古代,“云和”是浙江的一座小城,如今是浙江省的一个县。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1997年3月,在云和小城旧址,发掘出了数处大大小小的青瓷古窑址。真是相见恨晚,我家的每件瓷器都有用武之地。粉彩磁装水果,青花瓷碗盛饭,绿釉米瓮放大米花生……徜徉其间,我沉醉了!

瓷器经过土的升华、火的艺术、色彩的蛊惑,终成一件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用品、一件件可玩可赏的工艺品。它们让我感受到时间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体悟到历史与现实的超越与无限,深识瓷器与生命的交融与承载。



古厝迎春(剪纸) 陈金矿



蔡安阳

清晨,你穿着夏装,骑着单车,穿行在街角,不由裹紧衣服,极目远眺,天空高远、碧蓝,你知道,秋已近了。

无意间,你忽然嗅到空气中有一丝丝香甜,惊喜地去寻找它的源头——那是金桂的气息,你知道,秋已来了。

当我眼前出现一望无际的滚滚稻浪;当我看到一列列火红的高粱;当我看到一排排沉甸甸的谷穗;当我看到一堆堆黄灿灿的玉米;当我看到一荚荚鼓胀的大豆;当我看到一树树嫣红的果实……我知道,秋已深了。

也许,你还在留恋那万物复苏、气清景明的春天;也许,你还在回味那激情如火、万物争荣的夏季;也许,你还在向往那万物蛰伏、蓄势待发的严冬。但我还是更喜欢我的秋天啊!

秋天就像一坛陈年的佳酿,香甜、醉人。秋天的阳光和暖,秋天的晴空高远,秋天的色彩迷人,秋天的兰桂飘香,秋天的硕果累累;秋天在我的眼里是仓廩充实,穰穰满家;秋天在我的眼里是丰收、喜庆、祥和、愉悦。即使是凋花败柳、落叶残荷,化作护花的春泥,那也是一种壮美;即使是蛭蛭低吟、寒蝉清唱,那也是对秋天的流连与赞美。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自古逢秋悲寂寥”。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钱钟书老先生说“物逐情移,境由心造”。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对秋天的感知也有所不同。你安居乐业,你对生活充满热爱,你在某些文人“萧瑟凄凉”的秋天里,你看到的都是硕果,你收获的都是希望,你感知的都是欢喜……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感慨。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你看,并非所有的文人都伤春悲秋。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绚丽多彩的景致,让作者向往流连,但是略带忧伤。最欣赏毛主席《沁园春·长沙》中“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些大气磅礴的诗句,把一位胸怀天下积极乐观的革命者的豪情打发挥得淋漓尽致。

喜欢涂承宇的“秋风至,满树的叶子如振翅欲飞的蝴蝶翩然落地”。多好的诗句啊,不是看到落叶就生出几多悲凉,金黄的叶子变成了蝴蝶,翩翩起舞,为这个世界舞蹈,向这个世界作别,即使落到地上,也给土地铺上一抹金黄,最后化作春泥,给树木提供充足的养分,陪伴着树木成长。

我们每个人何曾不是眼前这片片飞舞的落叶?在青葱的岁月里,循着自己的梦想,一路高歌,勇往直前。回首走过的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有得有失,马不停蹄地朝着自己梦中的地方奔跑,走到生命的秋天,不管理想实现与否,最后都如这片片黄叶,安静地飘落。

人到中年,正步入人生的秋天,这个时期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在此之前,人们放飞梦想和希望,不停地耕耘,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奋斗,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奏响人生的四部曲:耕耘春天——开拓夏天——收获秋天——安度冬天。

面对秋天,面对人生的秋天,我们不妨报以微笑!



蔡长益

每次回到老家祖屋,我都会去看看“四孔井”,提一小桶井水,用身心感受不一样的清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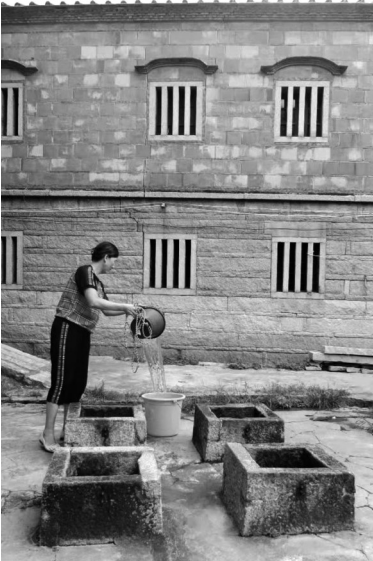
“四孔井”坐落在晋江市东石镇第三社区,因其井有4个孔,故俗称“四孔井”。“四孔井”至今已有百年以上历史,一直以来,为附近居民提供了饮用水源。1967年,乡贤集资重建,将“四孔井”圆形的井身改为四方形,砖木结构改为石结构,整体更加安全坚固,环境更为洁净。

“四孔井”四季水源充足,水质甘甜,井水清澈见底,水温夏凉冬暖。以前,每天从晨光熹微到暮色降临,前来“四孔井”取水的人络绎不绝,桶儿叮叮当当,扁担吱吱悠悠,像一支支快乐的民间小曲在“四孔井”周边奏响。

白天的“四孔井”是人们聚集的好地方,有人提水,有人洗澡。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寒风刺骨,都是人来人往,热闹场面不逊于菜市场。妇人们来到井边,各自寻找合适的位置,一边洗衣服或洗菜,一边闲聊家常。每到夏天的中午或傍晚时分,孩子们三五成群,相约到“四孔井”冲凉玩水。调皮的孩子用桶水、脸盆水互相对泼,个个劲头十足地打起水仗,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快乐地享受着井水的清凉和泼水的乐趣。

夏天,洗过“四孔井”的水,感觉特别

“四孔井”的故事



凉快。以前家里没有冰箱,母亲会拿来“四孔井”水,然后将水果放在冰凉的水里,令水果吃起来冰爽又可口。我家屋前有一处空地,父亲将它辟为小菜园,父亲经常叫我到“四孔井”挑水浇菜。当时我年纪小,个头矮,每次只能挑半桶,挑起水来总是东跌西撞、左摇右摆。到了菜园,放下扁担,我的脸早已涨成了猪肝色;这时一看,桶中只剩一点桶底水。不过,父亲并没有责怪我,只是笑呵呵地对我说几句鼓励的话。我禁不住也笑了。

因“四孔井”井面长期浸水,加上水泥面过于光滑,长了青苔,所以前来挑水的人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摔倒。我家

天凉好个秋,在食欲不佳时,来盘小白菜炒碱粿,配一碗地瓜粥,尽可让你胃口大开。

碱粿包容性强,可直接食用,可煎、可炒,也可煮汤。

碱粿色米黄,层层叠叠,可达二十多层;薄如纸,透明Q弹;切一小块,拿手上,撕一层,手指捏一端一晃,袅娜婷婷如少女舞姿。于是乎,你坐在小椅子上,一条一条地撕下,小口小口地嚼着,一个人边玩边吃,陶醉于碱粿的美味中。

“松叶嫂,你在晒碱粿吗?”村里的梅阿婆迈着矫健的步子进了门,办事勤快的她总是人未到声先到。“对哦,这几天天气好,赶紧把碱粿晒干,不然等下雨就难办了。”站在几个大簸箕旁边的外婆抬头回着。因为没冰箱,所有的糕点、米糕如要储藏,都得晒干。

“我们今天午餐煮碱粿汤。家里的三丫头喜欢吃,叫她阿姆(母亲)去镇里买了瘦肉和花

蛤,我在田里找些小白菜,撕了好些碱粿,煮了一大锅,那三丫头平日挑食,食欲差,今午足足吃了三碗,说汤清爽利口。”

说话间,梅阿婆已帮外婆忙活上了。“我家这丫头也是,你看,一个人正坐在门口吃个不停。”外婆指着我说。正午的阳光明亮,照在这俩老姐妹身上,浓浓的、暖暖的。特别是外婆那常年饰满鲜花的发髻,雪白的皮肤配上一身柔軟的黑绸缎汉服,小碎步一摇一晃;而梅阿婆则黑色肌肤,粗碎花布一身,步履稳重,标准的洒脱豪迈。这一粗一细的两老姐妹有说有笑,纯朴自然,美如乡村音乐。

晒干的碱粿不能单吃,只能做成汤面,由于晒得足够干,可保存很久。普通家庭一个星期能吃一次碱粿汤面,已算是“吃好料”了。但碱粿汤面含碱性,消化快,所以,每次中午吃碱粿汤面,下地干活的大人们都会带些糕点防饿。

人到中年的我,有时会遐想,寻一个会做碱粿等传统糕点的老人为师。在一个添满柴火的土灶上,用五谷杂粮做些“古早味”的美食,让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尝尝这些如宝石璀璨的美食。

梁子

的祖屋恒昌大厝距离“四孔井”很近,我们在家时常听到有人滑倒时发出的尖叫声。为了避免大意的人摔倒挫伤,泥水匠将水泥井面重新处理,使井面水泥变得粗糙。每逢大旱,东石许多古井都会干涸,但“四孔井”不会,只是出水量有所减少。因此,居民们为了能够提到水,夜半时分,就会有人提着玻璃油灯或用手电筒照明,摸黑前来提水,一个比一个早,真是“赶早取甘泉,早才有水喝”。

“四孔井”还成了门牌号。东石镇以“四孔井”编门牌号的房屋有13幢,均是环绕在“四孔井”周围的民房。在农村,一般房屋都是以路、街、巷、宫、境等为依托编门牌,而东石却以井为依托作门牌号,成了一大特色,由此可见“四孔井”在东石的知名度。

“四孔井”不但为人们提供生活用水,有时甚至成为救命之水。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85年12月13日凌晨2点许,坐落在“四孔井”旁的恒昌大厝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人们在睡梦中被熊熊大火惊醒,于是纷纷带着各种大小水桶,赶往“四孔井”提水灭火。大家不断地把水一桶一桶接上,奋力将水泼向火舌,使火灾得到有效控制,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四孔井”在此次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是功不可没!

今天,“四孔井”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取水的人渐渐少了,但是它仍然坚守着,静静伫立在僻静的居民区中,用慈母般的爱源源不断地流淌出甘甜的泉水……



老家的宗祠(外二首)

丁丁

坐北朝南 风与水
在祖先的影子里 呢喃着
时代的滋味儿
遗留下的梦 钻进了
一缕檀香
氤氲出汗水与希望的容颜

匾额与木雕 人文馨纓
被恭敬地安放于中堂里 弥漫的
千秋之情
让习惯了水泥地的脚丫子
勿忘滚滚红尘里 镶嵌着
古老的文明

楹联 别具一格的回廊
弥漫着旧年的情怀
一只鸟儿为自己的巢
在这里一锤定音
因着古色古香的瓦片上 传递的那份
安宁

吉祥鸟 在正门门楣上方
接受着代代瞻依
把爱与祝福 涂抹于
后殿悠扬的古琴音

这一片 底蕴与深情
引来游子 踏着梦里的云
返回家乡
侧耳聆听

一朵童梦

一朵童年的云
依偎着沧桑的风
在眼波里 逐浪

人间四月天 洞见两双翅膀
一双 魂寄家乡
一双 于远方翱翔

云的心 挂着纯真的铃铛
每做一个梦 就被风吹得
叮叮作响
沧桑的声音 终究
不如童真 透亮
无论经历多少风霜
总愿意忆起曾经的梦 溢满
那一朵童年的云端

被追逐的浪花
于眼波里 漫成两句诗行
一句 提取漂泊的芳华 轻轻唱
一句 写满律动的梦想 朝着光

牛

你的眼神
被天空的蔚蓝 晕染
一望
尽收千秋爱的勋章

悠悠地 踱步
在虚与实交互的地盘
以大自然的节奏
自在地 埋头
踏踏实实
把使命 坚守

心尖上 那悠然凝望着的号角
在你每踱一步时
用静默的掌声代替响彻
让持有的内核 蓄势待发
在每一场告捷的时刻

七彩的冠冕
为你神采奕奕
并在这满园春色中
腾飞而起
直入云霄
于天与地之间 架起一座彩虹桥

微微地
你自始至终地 笑着
看尽了风华
却始终 温柔地
与肩上的风雨 对话

也许
待到天涯海角 化为
一片风沙
也无法阻挡你
独一无二的
爱的表达



作者简介:丁丁,晋江陈埭人,现旅居澳大利亚悉尼。著有诗集《带着乡愁赶路》《眸中的馥郁》等。《老家的宗祠》一诗入选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现代文校本教材。